



桃红柳绿又逢春

陈顺源

春天的行囊

侯求学

秋天的果实太多
多得数不尽
秋天的落叶太多
多得塞满了石缝和小溪
秋天的故事太多
自有漫长的冬天可细细回味

花开时节 冰雪消融

我的衣衫灌满南来的风
满眼都是嫩绿
那是多情的你
为夏接风
花前月下还远
我的衣兜里我的鞋帮上
只有露水和花瓣

天南海北
我追寻着期盼中的倩影
春暖花开
我飘散在你轻轻的叹息
敢问、敢问
我是否可以打开你的行囊
敢问、敢问
我的嘱托是否被你遗忘

紫琅诗会

陈顺源

居有翠竹香满园

吴光明

又是一个人间最美四月天，我有事回到农村老家。

“叔叔回来正好，眼下正是吃春笋的时候！”我的屁股还未坐稳，侄儿说着就拿起小锹和篮子去竹林挖笋，说是准备一道我的最爱——河蚌竹笋煲汤。随他来到屋后，一片翠竹林映入眼帘，林中一股清香扑鼻而来。春雨刚过，和煦的阳光穿过疏枝密叶在林间缓缓浮动，鸟儿在枝头叽叽喳喳，地上一根根、一簇簇破土而出的春笋傲然挺立，氤氲着泥土的芬芳……

我出生在江海平原一个农民家庭，记得我们家除了两间草房外，还有与叔叔家同住的一栋三间青砖青瓦老瓦房。老瓦房的背后生长着一片茂密的竹林，可以说，我是吃着林中竹笋长大的。这里既是鸟儿的“天堂”，它们从早到晚在林中唧唧呢喃、展示歌喉，成群结队地在林子上空翩翩起舞；这里也是我和小伙伴们的“乐园”，我们常钻进林中打扑克、捉迷藏，爬上树竹荡秋千、掏鸟窝、抓小鸟。这样的快乐生活直到我离开家乡去城里读书、工作。

改革开放后，富裕起来的农民纷纷改善住房条件，草房改建瓦房，瓦房改建楼房。我们与叔叔两家都有扩建房屋的愿望，不得不忍痛割爱拆除老瓦房，各自重建家园。老瓦房没了，竹林也就没了。不过，母亲当年就在新房背后栽上了几棵竹子，春天一来，竹旁钻出好多竹笋，迅速拔节，努力蹿出竹梢。此后两三年，竹子盘根错节，越长越旺，很快铺成了一片小小的

林子。开始挖春笋时，母亲总亲自操作，生怕我们兄妹乱挖影响了竹林的成长。后来让我们挖春笋，她又时不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吩咐我们：“一只笋、一根竹”。挖笋时要注意它们的疏密，密的地方可适当挖一些，疏的地方一定要保留，千万不可顾了吃笋毁了竹林。”

其实，要说种竹有多重要，庄稼人可说不出什么子丑寅卯来，但深信“房前栽树、屋后种竹”那是真真切切的。从记事起，我就知道一个数百户几千人的村庄，只要房前屋后有一点零星隙地的，他们都要种上竹子，只不过大小、多少、成林与否而已。在他们看来，别的不说，只要种了竹，餐桌上就多了一道美味佳肴，且竹笋是不可多得的“百搭菜”，实属农家不可多得的蔬食。倘若竹笋多，将其切成笋片在滚烫开水中焯水晾晒成笋干，总是舌尖上的美味。我特别喜欢竹笋与蚬子或与河蚌煲汤，如果加少许腊肉片，神仙也喜欢！有时，母亲见我馋，干脆就让我用碗盛着吃。这也让称得上美食家的李渔在《闲情偶寄》中狠狠地夸了一番：“至鲜至美之物，蔬食中第一品。肥羊嫩豕，何足比肩？凡食物中不论荤素，皆当用作调和，菜中之笋与药中之甘草，同是必需之物，有此则诸味皆鲜，食笋而遗肉。”就是说，有了竹笋，那肥香的猪肉羊肉牛肉都不入我的法眼啦。

当然，庄稼人看重种竹更多的是还是竹制品的实用。与村里家家户户一样，我们家用什么畚箕、箩筐、筛子、篮子，什么淘米箩、竹

匾子、竹凉席、竹晒垫，还有什么挑水用的扁担、锄草用的锄头、翻土用的钉耙、撑船用的篙子等，都离不开竹竿，而且就地取材、方便快捷、节省经费。在提倡环保、注重生态的当下，倘若使用竹器，也算得上另一种时尚品质了。

然而，这些在庄稼人眼里普普通通的竹子，到了历代文人墨客的笔下就有了诗情画意。他们以竹作画吟诗，将“竹松梅”誉为“岁寒三友”，“梅兰竹菊”称为“四君子”，歌颂他们的精神品格和高风亮节，抒发自己的情怀。竹林七贤不用说，陆游的“清风掠地秋先到，赤日行天午不知”，不愧为吟咏炎夏盛暑竹荫遮蔽，令人神清气爽的诗经典；庾信的“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生动展现了古来隐者貌似闲适实为痛苦的矛盾心情；王维的“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简直就是一幅绝妙的“国画小品”；而郑板桥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则表达了对民众忧虑的关切之情……

俗话说得好：“居有竹，人不俗。”数十年来，老家的房子翻新了一次又一次，没有一次建了新房丢了竹。如今，侄儿新房后仍种一片竹林，竹林护着住房，住房依着竹林，庭院内外萦绕着翠竹的淡淡清香，一家人与竹相守，小日子也算悠然自得。这也让我十分欣慰，虽说父母都已不在，但仍有这样的家园，也让在外学习、工作、退休多年的我多了几分念想，时不时仍想回到老家转一转，尝一尝鲜嫩竹笋的独特芳香。

江海风物

吴光明

苏州看太湖

羽白

走马天下

一直以为太湖是无锡的，直到几年前看到大学舍友在朋友圈发了在苏州太湖玩耍的照片，我才不禁问她：“太湖不是无锡的吗？”舍友说：“太湖太大啦，可不是无锡一个城市的。”我这才知道，其实苏州的管辖权有70%，无锡是29%，剩下的则是常州和湖州的。

但直到疫情过去，我才萌生了去苏州看太湖的想法。小时候去无锡看鼋头渚的太湖印象很深刻，前年和今年在三国城看到的太湖也很美，湖面宽阔，夕阳西下，仿佛碎金洒在水面上。尤其是坐着快艇疾驰而过，感觉就像在海上飞驰。

苏州的太湖不一样，比无锡的水面更宽阔、磅礴大气。尤其是当汽车从桥上开过，两边都是太湖水，深感震撼。第一个目的地是苏州湾。逛了逛苏州湾博物馆，看了特展厅展出的异域风情满满的“舟车丝路”。出了博物馆，便又看到了碧绿的太湖水。据说，逢年过节会在苏州湾放烟花，一旁还有结婚证颁证仪式台。

第二站是石湖景区，比苏州湾人多。大都是一家三口，也有情侣携手走过。原来，传说中范蠡和西施曾在这里泛舟。风车、花灯、扇面……人声鼎沸。石湖不大，湖上船儿游弋。有人在湖边直播，有人在湖边吹萨克斯风。天气很给力，阳光灿烂，水面波光粼粼。湖面就像一面镜子，将湖边的绿树和远处的高楼倒映在水面中。有拱桥卧于石湖上，下面的桥洞大大小小。另一侧则是黑白色的房子，再远处则是两座山，其中一座山上还有宝塔，仿佛水墨画。信步走去，才发现居然是余觉故居。沈寿去世后，余觉在这里栽药、种菜、侍弄花草竹子，思念妻子。两人的爱恨情仇，最终都随着时光消逝。回去的路上，只见垂柳依依，粉色的花儿吸引游人拍照留念。

第二天去了万公堤。上午的万公堤有些静悄悄的，路边的餐厅和小店有的还没开门，但都很小资。这里或许夜晚更热闹。有竹篱茅舍返璞归真的，也有小巧玲珑独具特色的。最别致的当属两节绿皮火车模样的餐厅，上面写着“时光列车”，让人感觉瞬间回到20世纪。镜头随意定格，都有电影的既视感。再往前，只见水面绿得仿佛碧玉一般，上面停着鸟篷船。两岸长着高耸的树木。有游人两人一组划着船，甚为有趣。

让我没想到的是居然还有水闸，原来这是20世纪60年代解放军在东太湖建军垦农场围垦荒地时修建的，带着饱经风雨的年代感。再走下去就看到了彩色公路，红、黄、蓝三色油漆鲜艳夺目，仿佛彩虹一般绚烂。这里应该就是樱花大道了。有电瓶观光车和自行车可选择。不远处就是一望无际的太湖了。大桥上，汽车来来往往，疾驰而过。太湖边的石头上居然散落着一些拟人化的黑猫雕塑，望着太湖，很孤独的样子。临湖漫步，却发现这里的草地上还有七面彩色的镜子。对镜自拍，镜子中清晰地出现太湖、桥、树等景色，煞是有趣。

据说最近东山、西山的游人很多，所以这次就不去玩了。苏州的太湖就像宝藏一样，需要慢慢挖掘……